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八

明餘姚朱之瑜撰

書五

答松平康兼

大凡畫像至後世輒展轉失真此無足恠者孔子五露堯顙臯額明明載之書傳而後世畫爲長髯俊雅張子房體不勝衣貌若婦人近見數種畫爲雄赳戟髯兩目懸鈴如此大錯其他肥瘠脩短之間益不足言矣此像豐偉秀麗亦非小面畫工於髭髯長短多不用意蘇東坡短髯前見瓊洲借笠履像美髯尺餘然不可謂非文忠公像也韓熙載以陰術害人素行險陋傾仄必非俊偉凝重之器且諡文靖亦稱文公則事文類聚記載之訛與熙載先後同時者李沆亦諡文靖不稱李文公王旦諡文正不稱王文公何獨至於熙載則稱韓文公耶肘掛雙屨當似文公退之像且有意以文公而事之則居然文公又何必求之聲音笑貌之間也適有小恙倉卒奉復不備

與岡崎昌純

春間手札諭三木兄轉致盛意深感厚情臺下循行阡陌遍歷閭閻凡農民勤惰田畝墾治汙萊婦子嬉愉以及貧家終歲作苦莫不釐然在目纖悉備舉以告上公此誠輓世之盛事而爲萬民造福也今年各處饑荒溝渠損瘠被苦行乞者不可指數岌岌恐有他變而獨貴邦無一餓殍此誠君卿大夫之榮而萬民之所尸祝者也當寧聞之理當寵異僕謂救荒之策殆如日用飲食朝饔甫竣當思夕殮今日枵腹又恐來朝轅釜爲之君父者憂未歇也故當有道以處此爲之十年而殫於一歲則全功盡棄矣語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政蓄艾之時也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助不給者或非臺下之所能爲然不可不知其意民間固有刈穫方畢而甌石無儲父母無以養者別其勤惰審其疾苦間施特恩以卹不得已之人政在此時行其激勸也儻能及今蓄之邀天之幸數年豐稔則公私廩積盈溢雖有水旱凶荒亦無大患卽賑亦不必盡蠲公帑矣惟在臺下謀之諸卿大夫加之意焉爾嗣後又辱翰教方在病中手書則不能代筆多爲

虛語故致遲遲幸亮原之前期已近僕病四月今已稍愈晤時當竟夜挑燈詳細往復也伊藤貴同寅希爲道意或卽以此示之病後草率不宣

二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爲悅雖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無已也僕在此屢有啓迪疑上公漫無可否故連年堅欲求去臺下之所知也特爲貴邦風俗所拘事事皆藉他人爲主非似中華進退皆自裁酌欲去則翩然高舉無有以縲籠之者是故身雖勉留居常怏怏昨諭上公鴻恩汪澤覃被士民此誠有高世主之心而有志先王之道者非深心爲民豈能至此台諭謂是行僕之言別後喜而不寐若能擴而充之則水戶一邦當無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矣今且使仁心仁聞達乎四境使含恩之民歡欣鼓舞歌頌君

德而上公亦無反汗之虞儻僕明歲尙存者當俟臺下明秋至止考究一可大可久之妙不然則事或中乖而盛德窮於難繼斯强弩之末矣蓋蠲民租貸民種食則倉廩將虛倉廩虛猶可言也若代民償百官之祿斗食以上或可千石數百石將如之何則是小凶而公帑反爲大凶也其間必有變通經久之道至子孫亦世世可行者昨暮以候久倦怠素所蓄積者七事一言不得發儻今夕賤體可支初十日當入朝出朝卽造邸中當擾貴署家常一飯庶可備談一二事若十一十二准還軫又不能矣侵晨反承華翰致謝益媿

與三木高之

僕於元日之夕舊病齊發意謂不能再見上公矣不期延引至今今上公入都在邇庶可再奉色笑無限歡喜如聞道路之言謂上公泛海至鎌倉而後入都此無知者之所測度僕謂必無是理上公明達矜愼處平地而險豈肯率意輕舉且從船危從橋安人主不乘危彼涇渭衣帶之水一葦可航又人人濟渡之津耳目習慣其風三面可用卽有船頭逆颿可以破浪鼓棹卽使萬分不能不過仍歸河干

而止漢臣猶且免冠力爭甚者危言怒主台臺卽未讀其書豈不能推明其理乎
何不聞忠諫之言且諸卿大夫皆老成持重皆未嘗泛海必無阿意曲從者固不
足驚且諸侯內地安行告廟禮畢先使祠官奉幣徧告所過名山大川何也誠重
之也未有無故冒波濤之險者聞此途須北風方達目今南風司令北風安可必
得萬一微風盪出外洋豈人力所能收入卽或順風可期亦必不以萬民仰賴通
國倚毘之身嘗試其險若原無此事台臺亦不必達知上公若果有之望與諸卿
相商度萬全犯顏力諫前者老臣凋謝誼當作書奉慰詢之云貴邦無有此禮故
不敢造次耳力疾把筆不盡海中事與近藤兄屢言之問之可得其略

答大井田義行

昨邇逅岐路倉皇分手儻僕此時適在左顧則必失禮於門下因思小力蠢愚每
每訓飭猶不介意料平日之得罪於諸友者必多矣孰能諒之擗節愛養敢不敬
承明命然何敢以藐藐之軀爲萬姓所係也惶媿惶媿嘉惠宇陽芽茶卽當淪試
以沃清德外重之以鮮魚壹尾是魚虎頭燕頤必能飛而食肉僕來東武七年今

日覩見擊而烹之其味必佳匆匆裁復端容面謝不宣百拜之稱懼不敢當謹留之以誌謙德以後萬希自玉

答平賀舟翁

聆來翰知足下盡經思慮此萬民之慶也前書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禾稼不發者蓋謂秋收之後三冬及早春而言耳二三月間田盡深耕起大土塊翻而覆之如伏虎蹲羊然後以水灌及之使土酥而釋然後用耨耨之然後用平耨打平平時亦用水淹一寸許四面阡陌即田塍間小道也勤勤修理勿令滲漏亦勿令客水流漸若大雨水多丞須開缺放去放畢復塞以俟蒔苗恐足下誤認前書謂田中不當有水致誤民事故力疾作此數字連日病甚不能多及農功須日夜以思不過一理耳有不可解者不妨陸續來問

與原善長

初見芝顏於外朝卽有欵欵之意此後相與日浹真率直遂竟無城府不以遠近作殊觀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去秋入東武已幾一年閱人亦自不少欲如此光風

霽月之懷亦寥寥未有幾人乃緣上公情縈北闕夙駕星書僕不得久沃方潤耳懷念誠深眷戀無已屢厪翰札又因賤疴雜遘而至且不解國書不能親復雖令譯者代書申謝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終自耿耿也敝門人佐藤彌四郎至詳述與居可勝遙慰鄙人不合時宜宜爲世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能收之格外禮儀隆備日漸增加而台臺水鑑又不在牝牡驪黃之中僕何修而得此也然亦幸而有此耳儻羣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一日立於貴國之庭彼不過爲螯螯護法妄意禍由僕生而已笠井之子僕聞其聰俊極意欲訓成之不料其於唐音不便也心甚悵悵當一如來教而行安積彥六頗佳僕以其多病又恐騰貴國之人之口前以其父病辭回至今尙未呼取係台臺近隣幸藉鼎言先爲僕地異日成則此子之福不幸不永知非僕罪不然世俗無知便謂聖教能殺人據爲口實矣不盡惓惓統惟崇炤

答清水三折

時日易邁轉瞬已逾半年有人自水戶來必問台臺起居詢知迪吉則喜似乎未

以地隔也然半年不通一札欲謂之非疎節迂懶又將何辭以自釋耶其中之故有二端台臺雖甚愛我恐亦未能詳悉也其一僕自二月初九患腫毒甫愈卽眩暈眩暈未痊復病耳鳴耳鳴未已舊毒復發今月二十一日方爾平復轉展多病自心亦自厭倦其二謬承過譽有當今捨我之說此事關係重大辭之似涉矯情已非披瀝膽之素任之則遭譏議則有出位謀政之嫌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蜚語騰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也欲俟其定而後復之胡寧遲緩數月負傲慢之誓不肯一字落人牙後且古人之書有經年而復者有數年而後復者台臺好古博通必能知之必不至以僕言爲妄四月十一日託安積彥六致其意未知能粗述梗槩否儻此後復有東行非然膏繼晷不可以盡闊襟豈能詳之筆墨之間在遠不忘更惠佳珍感深肺腑矣近來溽暑酷烈惟祈順時節宣僕舊疾如故恐與此身相爲終始也過辱軫念銘戢無盡神隨短楮意與長縑

答小宅重治

古來爲學不問其貧富貴賤不問其事冗事簡惟問其好不好耳好則最煩最不

足者偏有餘力餘功不好則千金之子貴介之胄祇以嗜酒漁色求田問舍何復
有一念及於學問且學問者亦何必廢時荒業負笈千里而後爲學哉家有母學
爲孝家有弟學爲友家有婦學爲和出而有君上學爲忠愼有朋友學爲信無往
而非學矣其不得其意者時取古人之書以印之證之擴之充之卽此是學矣茅
容樵子耳郭林宗勸令爲學卒爲大儒世何有不可學之人漢光武明帝之時期
門羽林皆讀論語孝經分番上直以書納之懷中暇則出而讀之何有不可學之
時哉日日而積之則善人信人大而君子無不可爲者已惟佛氏爲喪心敗俗必
不可爲者也欲爲聖人之道而以佛氏雜之是猶烹大牢於函牛之鼎而投之以
鼠矢誰能食之承惠柿子壹盤領謝足下抱恙未痊何故爲此先以小札奉復諸
容晤盡

與小宅生順

文章之貴立格立意練氣練神常山之蛇處處皆應節節俱靈真文之神品也若
踞高山絕頂俯瞰萬物則遣辭命意自然超曠而其要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

小小題亦自有獨到之識出人慮表乃爲可貴耳若止於擒辭繪句雖復膾炙人口正如春苑之華鮮妍易謝況復有不及此者乎爲文務使字字句句俱從經史古文中來而又不見其痕迹水乳相和一氣沖融如蜂之釀蜜蜜成不復辨其爲何花之英也至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供我驅策矣或謂摹某人某作倣某人某句大爲可笑佳作路頭醇正氣勢衝沛辭意雅馴與往日所見貴國之文迥然不羣展讀終卷喜躍不可言貴國自是有人足以踐僕平日之語若能著力研磨深造其極自可一洗舊習超然自命近所嫌者語意不敷輒自鑄數言補湊使人窺見底裏故曰狐白之裘不可補以他獸之皮惟祈慎之歌曲傳奇可用方言調侃記誌亦有之作文不宜用方言奇字屈平揚雄終不得埒於經也佶屈聱牙以文其淺陋豈是大手筆集中辭銘皆佳奉命評隲故遂僭妄至此幸勿爲罪

答小宅生順

初識荆顏惓惓慰諭深銘厚意敢効區區僕以中華穢亂義不應死漂零海外已二十年幸蒙樾蔭許得留止貴邦全忠臣孝子之節非獨有大造於僕遠近莫不

聞知亦所以章貴國之明於大義也茲得偃仰棲遲畢其餘生足矣寧敢有厚望哉僕幼學之時固有用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卽有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世實無心於富貴矣壯年謬膺主眷起家遠過東山然國是顛危艱難十倍典午是以屢違詔命依稀蔡道明竟日臨軒舉朝糾劾禍將不測星夜潛踪自竄海曲僕素民物爲懷綏安念切非敢以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木之微支人旣傾之厦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爲也故忍死不爲耳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無媿於古聖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閑閑泄泄多者十餘畝種植瓜蔬易粟餬口非爲困厄何有咨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夫專意興聖人之學此誠天下國家莫大之福莫重之典莫良之務惟台臺共相敦勉焉僕雖遠人不惟舉手加頰亦日夜拭目思見德化之成也又曰除一方之害愚竊以爲不然僕聞之本必先

撥也而後風顛之心必先惑也而後讒乘之高堂廣厦主人曠而弗居則必有狐
狸鬼怪從旁竊入而據之矣元神榮衛不能自固則寒熱風邪交至侵尋而爲之
祟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先王之道之爲美修而明之力而行之作而興
之威而懲之則政治自善而風物事新洪水平而鳥獸之害人者消聖教明而異
端之害民者亦消又何待於除之而後去哉此非和陽五山京師五山能遺臭流
毒巢穴而藁塞之是乃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武將悍卒閑居退處得祿而無所用
積金而無所洩又上畏憲令不敢有所舉行及夫細民富室黠慧士女飽食煖衣
群居無事安能鬱鬱兀坐屋子下乃思招提蘭若引類呼朋說法聽經談因論果
冀懺從前之罪過妄希身後之福緣於是窮愁抑鬱罪惡過多之流一鼓而牢籠
之矣彼釋子恣其顛誣萬千變化愚迷欲生極樂一味貪癡政如寒熱風邪交侵
迭乘而不已豈非元氣不固之患哉彼誠知聖王之道之爲美則名教之中自有
樂地君臣父子之際無限精微家修之尙懼不足何有餘功及於邪徑耶僕故曰
是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或者謂貴國尙武何必讀書是未知古來名將讀書者之

多也爲將而不讀書則恃勇力而干禮義能讀書則廣才智而善功名彼惡知之
謬承深愛故敢自獻其愚任筆極言不顧忌諱若夫自傷落魄至煩援天以明詔
之僕實未嘗有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敝門人安東省庵一人志同道合亦足
爲不孤斷齏劃粥亦足以不餒生中國不用而不悔安望居貴邦乃得行聖人之
道況景在桑榆耶厚意誠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連日以敝門人
事須報復遲遲幸惟原宥

二

僕以台臺志同識朗學富議高可以與言且前所教者皆大事故披肝瀝膽而不
惜接昨日書甚悔失言之罪一書之中有所得所疑有不安不辨台臺何用意之
深摯耶初見之日有節義巍巍之語僕謂台臺已得鄙人之素故洞開胸腑遂有
富貴威武之論致煩相詰貧賤不移者此高明所親見也僮僕頑梗不可理喻德
化捉衿露肘不能指石點金夫非以貧且賤之故哉然僕之志則必不可移其有
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旅目稍工社諸人

及漳泉州船客與長崎之聞其事而見在者應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爲誇詡也若在大明之故未可一二數亦或有能道之者僕亦不必言之矣聖政體用之諭極有分別然傳曰務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兵志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徒以誅殺爲事而不能使天下萬姓曉然明於邪正之辨而中心誠服焉是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乃若吾道泰否貴國尙武及僕居貴邦安望其得行聖人之道三條或是僕意踈語滯或是台臺閱去書不詳不能知發言之意而徒奮其英銳耳蓋進退以禮謙讓不遑自是吾儒宜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衒其玉揭竿於市以市之也台諭語似偶然辨之大早等語僕愚陋終不能解台臺有其誠而未有其度顧以僕之志爲不同失之遠矣何如將去書再三詳觀則心自舒氣自平未必負三千里之遠行也昨夜分還寓今早又有小恙率率不盡統惟鑒涵

午間欲乘肩輿過候恐台兄力疾出晤故止弟意謂爲小恙不意至於肩背作痛或爲風邪所侵幸勿輕視之今日世子問中國何以遂淪於虜答曰失其民也居官者不知治理惟知培植一有變故遂至土崩瓦解所以有國有家者但當悉心撫字民心若固何憂外患又問大明有火器否前言不佩刀劍何以應敵答曰刀劍特不帶耳別有軍器局收貯有事取用烏銃大明頗有絕高手銃砲亦甚多但民心既背堅甲利兵適足爲盜資耳又言驍虜殘虐淫污諸不逞之徒倚賊行私不得真主無繇驅除方欲暢言之而台兄以貴恙不同行恐無解唐晉者故爾中止即告辭而歸世子復令人致謝祇此奉復諸容晤言

四

昔者韓宣子聘於鄭宣子舊有玉環二枚其一在於鄭賈宣子求之既成價矣而賈人必欲聞之執政於是宣子請之子產而子產弗與夫宣子晉國之上卿而子產小國之執政鄭之存亡禍福一係乎晉之左右手耳故惟子產爲能不與惟宣子爲能無怨是以萬古稱而述之所言丈夫襟期識力與尋常迥然不同者以此

故樂爲親故間頌言之非有他意也而台臺乃疑爲舊年之故稱許過當僕自揣謏陋逡巡拘指而不敢居亦其宜也豈復有他意承惠饅頭壹箱領謝台臺儒素何乃以貨財爲禮統容面頌昨別後卽爲寒熱交侵至夜分方復故約明日午候見上公未知賤體如何耳適以冗極未得裁答希亮原之不盡

五

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體烏有所謂紆曲隱避者兩議皆非籓籬之鷃不足與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則不知聖人之心一則不諳天下國家之故蓋史書乃書魯及列國之事非夫子所得而私也夫子任之與諱之皆非也且執筆自有史官飲至策勳之時已載在國史孔子卽欲諱之其將能乎且此事係定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乃在哀公之末年又何容得諱之然此二說乃先設疑而後解之文理極明顯非有首尾支離也胡康侯豈有輕易下筆之理不必過疑冗次率復不盡

六

已刻承諭適在遣人還崎未得卽復豺非能食虎但舌利舐之卽潰爛虎變虎威